



和远方的亲人视频,是李兴保一家“团圆”的主要方式。

在青岛最大的居住区浮山新区中,一平方公里大小的浮山村是唯一没有旧村改造的地方,这里也是服务40万浮山新区居民的打工者们的落脚点。很多平房拆了一半,另一半就被打工者们糊了起来,这里有连片的木板房、铁皮房,还有住满零工的“两元宿舍”。农历腊月廿九那天,浮山村街巷几乎都是空的,只有几个提着行李、匆匆走过的年轻人。

探访春节中的城市打工村

他们留守在“候鸟”的空巢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

留在城市, 只为儿子的梦想

与浮山村只有一条辽阳西路之隔,就是浮山新区的唯一个菜市场——埠西早市,菜贩们大都居住在浮山村中。年三十的上午,这片由破木板、塑料布彼此相连搭成的市场只剩下一地烂菜和卷起铺盖的650个摊位。

因为去年没赚到钱,52岁的埠西早市菜贩赵惠芹今年不回老家了,但浮山村里的板房生活让她更想家。

从露天水道中接出来的一根水管中打水,赵大姐提着水桶放进油烟熏黑的小厨房中。隔着一层木板,就是她和儿子儿媳

的一张用砖头垫起的木板床。

夏天漏雨,冬天漏风。赵大姐说,老家都住进楼房了,居住条件肯定比这里好,儿子以前是焊工,在老家干得也不错。

老家里,赵惠芹的老伴带着闺女种着三亩多地,城里她和儿子每天凌晨到批发市场贩菜。她说,她一直惦记着老头儿和闺女,也放心不下儿子一个人在这。

“儿子就是觉得大城市好,不管咋的都要留在这,我就跟着儿子走了”。赵大姐说,过年了不用像老家一样赶集提前备着年货,超市、商场过年都开门,这一点城里比老家好。

**一箱梨一袋米几斤肉
不少了,不少了**

腊月廿九的下午4点,今年60岁的市北环卫工人周圆英放下扫帚和捡来的塑料瓶,用手比划着她的名字怎么写。

在她身后,几位穿着“市北环卫”的工人陆续经过。今年春节,周大娘和队里的老伙计都不回家过年了,市北区辽阳西路几百米的道路过年期间还需要有人早8点到晚4点去清扫。

每月650元的工资,天冷时有大衣,下雨天有雨衣,虽然每天穿梭在满是尘土的车流中,但周圆英说,她和老伴都很知足。“今年还买啥年货呀,单位分了一箱梨,一袋大米,几斤猪肉,不少了,不少了”,说到这里,周大娘笑得合不拢嘴。

几年前,为了给儿子结婚,

周大娘前几年向乡里乡亲借了10万块钱,老两口也从此开始了打工还债之路。她觉得“回家得买车票,买东西,还得见那些债主,不如留在这儿挣钱了”。

打开电脑, 和家人“团圆”

距离浮山村几站车程是中韩村,平时,几千名打工者从这里走向城市的各个岗位。春节前几天,简易房楼上楼下紧挨的房门前大都挂着一个个小铁锁。

10岁的小舒欣是在青岛长大的黑龙江人,6个月大就来到这里。爸爸李兴保是一名司机,妈妈在中韩村开着一家一元洗

衣店。不到一尺宽的桌子是小舒欣的书桌,大年三十上午,小舒欣想打开电脑跟黑龙江方正县的爷爷奶奶视频。视频、电话,李兴保说,六七年了,他就是这么和远方的亲人联系,女儿说打开电脑,这句话此刻有着别样的含义。

看着别人都回家过年了,李兴保联系了几个老乡,不时串门坐坐。

“买不到回东北的车票,大伙都这么反映的。再说了,回去一趟20多个小时,太远。”看着一家人挤着的木板床,妻子冻得黑红色的脸,还有无忧无虑的小舒欣,39岁的李兴保脸上仍挂着一丝幸福。大年初二那天,李兴保带着女儿放了1000响的一挂鞭炮。

莱乡寿光“农民工之村”的务工者

大年初一就出来找活了

文/片 本报记者 韩杰杰

潍坊寿光圣城街道朴里村因紧靠劳务市场,成了打工者最常租住的地方。

在这个外来人口占多数的村庄里,可谓“家家在租房,户户有民工”,被人称为“农民工之村”。

大年初一,在其他村子仍沉浸在新年的快乐中时,这个村子里的很多人,已经开始徘徊在劳务市场门外找活了。为了多赚点钱,很多打工者过年不回家,也不休息。因为他们,朴里村的新年过得有些忙碌,有些简单,有些不一样。

大年三十还忙到天黑

2月6日,正月初四。走进朴里村,水泥路,大瓦房,房子一排排的,既敞亮又气派。家家户户门前挂着红灯笼,贴着春联,角落里还残留着鞭炮的纸屑。

然而在感受到年味的同时,一种忙碌的氛围又从朴里村的各个角落里流露出来。刚过12点,三三两两的打工者就从村里出来,聚集在百十来米的寿光万友农民工服务中心前面。服务中心还没有开门,他们就站在马路边上候活儿。

寿光北环路隔开了朴里村。当地人简单地地区分,路南是前朴里村,路北是后朴里村。济宁邹城人付令方就住在后朴。过完这个年,他52岁了。掐指一算,他来潍坊打工已经8个年头了。他赶到服务中心时,正好有一位市民前来招募创地的劳务人员,他赶紧凑上前听一听。

一年回不了几趟老家,他也想念家人,但年底找劳务的人多,他一天一天地接活儿,不知不觉就到了大年三十。就是大年三十,他还接了个活儿,天黑才回家。

对他来说,在异乡过的这

个新年很简单。

在他租住的一间小小的平房里,一进门,便能看见一个用黄色胶带黏住的福字,给他屋子增添了点过年的气息。再者,在屋的北边角落,还有二十多个没下的饺子。

过年这几天,朴里村很多小吃店都关门了,他不是凑合点现成的,就是自己做点,跟往常的日子差不多,一天的支出控制在10元钱上下。

“这边比老家那边赚钱多,上一天工,能赚一百元钱上下。”他想趁着身体好,再干几年,把家里的饥荒打打,再攒点钱,就回老家做点小买卖。

家人团聚了 异乡也温暖

碰见耿书燕时,她正跟村里人聊天。她来寿光三年了,交了很多朋友。去年她将女儿从河北邢台的老家接了过来,给



好不容易来了个雇工者(左),打工者凑上前询问。

孩子在村里的小学报了名,一个上一年级,一个上三年级。

年前,丈夫回了老家一趟。他们考虑到车票难买,加之过年想早点上工,就没有回家过年。

不过这个异乡的新年,过得并不孤单。她做了些菜,包了饺子,一家人过得快快乐乐。用

她的话说,因为家人团聚了,这个异乡也有家味了。

“这边工资高些,人也好,城市建设也好,住着住着也就习惯了。”吸引她的,是寿光的工厂、企业多,找活儿容易。不过家里有老人,在这里呆不长久,也没有考虑落脚的事情,不过还要呆几年再说。